

甲三 流通分

乙一 問答修學

丙一 普明問

爾時，會中有普明菩薩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菩薩欲學是寶積經者，當云何住？當云何學？』

怎麼會到此，才再問這問題呢？

這流通分是印順法師的科判，有人問：「佛經為什麼最後都有流通分？」我說流通分就是廣告上市的意思。前面講的都是經文，什麼道理、怎麼修行；到最後就會有菩薩問佛：「這部經當名何等？我等云何奉持？」講完之後，就會說持這部經有什麼功德利益。末了會有很多天王，出來站台說：「我們一定會護持研習、誦持這部經的行者。」讓信眾對此經更有信心與意願。

可是這部經，卻缺少這部分，既未講研習、誦持此經有什麼好處；也沒有很多天王出來站台。反而還是繼續講修行的問題。但對這問題，我倒覺得問得有點唐突：

首先，從前講到這，都沒說這部經是《寶積經》。普明菩薩怎可以直接問佛：菩薩欲學是《寶積經》者，當云何住？云何學？

其次，整經從頭到尾，不都在講這個問題：云何住？云何學？怎麼到最後，還在問這個問題呢？

大《寶積經》實太長，後就把這部分稱為〈寶積經普明菩薩會〉。以普明菩薩於最後才問這問題，所以印順法師對於將這部經稱為「普明菩薩會」，也不是很認同。

丙二 如來答

丁一 不住相學

佛言：『菩薩學是經，所說皆無定相而不可取，亦不可著。隨是行者，有大利益。』

當云何住或不住呢？相乃無定相，故不可取、不可著。

要學這部經，主要在掌握一個大原則：一切法，都無定相。所以不可取、不可著。相信大家聽到這裡，對「性、相」兩門，都應該已蠻確認的。

所有的現象，包括假名，都是隨緣示現的；所以都非定相，因而不可執取，不可貪著。以此去修行，會得到很大的益處。

以「性、相」兩門來看這回答，只是講到不著相，還是偏一邊。何以故？相雖是不住的，性則住也。所以經典上說，十住、十行，住即住在性理上。

故見性者，假使鐵輪頂上旋，定慧圓明終不失。這是《證道歌》裡的句子。有證量者，在任何情況，甚至生死交關處，對這個道理還必非常確認而不會迷惑。所以這是「住」，而非「不住」。

性是住的，相是不住的，這一定要分得很清楚。

還有介於其間的行願，初是住於行願，後則非住、非不住。何以故？證無功用心也。

還有對學佛的信心與願力，剛開始也是要住，要經常的提醒自己，往這方向去努力。為何早晚課時，都要稱三皈依呢？皈依不是一次就得了，為何每天都得複誦呢？就是得不斷地提醒自己，忘掉了就得把它抓回來，而能漸安「住」。

所以對於行願，初是有住，後則非住、非不住。如果已安住在軌道上，就不用再提醒了。更高者，已證得無功用心，那當更無住與不住的差別。

雖很多人都可意會不住，其實住才是更重要的心要。如《金剛經》也是從問「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而啟講的。問的是「應云何住」？

可是很多人卻只記得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只記得不住，而不知應云何住。其實，只是講不住，對很多人而言，反而用不上力。比如禪修，怎麼修呢？不打妄想就行了；但愈不想打妄想，它偏愈打妄想。

所以對很多人來講，一定要有方法，讓心安「住」，才有辦法排除妄念，所以要「住」。從住入門，住於性理，也住於行願，然後才能慢慢消除我們對貪瞋癡的執著。

我講完《金剛經》後，很多人跟我反應：「以前人講不住法，都是對大菩薩

講的。而今法師講的，才是對我們這些初入門的較適用。」因為「住」對很多人來講，反而是比較踏實的。

丁二 大精進學

『普明！譬如有乘坏船，欲渡恆河，以何精進乘此船渡？』答言：『世尊！以大精進乃可得渡。所以者何？恐中壞故。』佛告：『普明！菩薩亦爾，欲修佛法，當勤精進，倍復過是。所以者何？是身無常，無有決定，壞敗之相，不得久住，終歸磨滅；未得法利，恐中壞故。』

「坏船」如手拉「坏」，是用土做的，但未入窯燒過；而只是用太陽曬過，雖硬一點，其實還不夠堅固。「坏船」只是做成船的樣子，而未經大火燒過，所以不是很堅固的。

所以若坐這船欲渡恆河，可能渡嗎？坏船不只不夠堅固，更慘的是，它碰到水就會慢慢溶化掉。

答言：『世尊！以大精進乃可得渡。所以者何？恐中壞故。』既這船可能很快就解體了，所以你要非常精進，才能趁它未解體前，搶到彼岸。

可是我的看法不是這樣，因為太猛的話，這船可能會壞得快一點。故在《雜阿含經》上講，修行要像調琴一般，既不能太緊，太緊容易斷掉；也不能太鬆，太鬆沒有聲音。故要鬆緊適中。

為過度精進可能造成兩個問題：第一是身體受不了，可能病死。第二是心力憔悴，過一段時間後，就後繼無力了。

所以鬆緊要適中。可是云何適中呢？每個人其實都不一樣，所以要善巧去拿捏。很多人都只會用力，而不會用心；以為那就是精進。其實，精進是用心去調整最佳的效率。

佛告：『普明！菩薩亦爾，欲修佛法，當勤精進，倍復過是。』我覺得這標點可能有問題，宜是「佛告普明：『菩薩亦爾！欲修佛法，當勤精進，倍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是身無常，無有決定，壞敗之相，不得久住，終歸磨滅』」

為何用坏船做比喻？因為我們的色身，就如坏船一樣，隨時都有解體的可能。所以要精進，恐未得法利，即中壞矣！

其實諸法既不常不斷，雖未證法，亦不能以「斷滅」視之！

可是這種講法，猶有問題：雖未證法，亦不能以「斷滅」視之！

這其實是很多人的問題：如果我這一生參禪而未開悟，便去世了，是否就前功盡棄呢？其實，逝世了，不會歸零。因為諸法本不常不斷，這輩子雖未悟，下輩子還是會繼續努力的。

有人說：不是菩薩，所以有隔陰之迷。就算有隔陰之迷，也不會歸零。如果這輩子已熏習了很多佛法的善種子，它碰到因緣時，還是會發的。為何有些人生下來，他的善根即比別人優厚呢？因為他前輩子有修。

所以善根是修來的，是累生累劫繼續修來的；故這輩子雖未開悟，還是可繼續努力的。所以如道「未得法利，恐中壞故」，就容易讓人錯覺為：如果未得法利，就可能一切歸零。歸零是斷滅見，真學佛者不能用斷滅見去看待諸相。

丁三 為眾生學

我在大流，為渡眾生斷於四流故，當習法船；乘此法船，往來生死度脫眾生。

四流：欲流、有流、見流、無明流。

上面主要是講自度，自己要努力過河；而此是為眾生學，不只自己要過河，且要做一艘很大的法船，帶眾生過河。

「大流」就是生死流，不只我在大流，所有的眾生都在大流裡。這流，可詳細分為四類：欲流、有流、見流、無明流。

無明流，就是眾生的無始無明，從過去到現在，都在無明中。無明是一個標題，下面乃包含很多邪知邪見，我見、常見、斷見等。從無明而衍生很多的邪「見」，乃稱為「見流」。

從見再衍生「欲」，包括貪、瞋、慢等，而稱為「欲流」。最後從貪、瞋、慢，而造種種業，即稱為「有流」。

為斷眾生的四種流，所以要建法船。然後再用這法船，於生死流裡度脫眾生。下面再仔細講：這法船是怎麼建造的。

云何菩薩所習法船？謂平等心，一切眾生為船因緣；習無量福，以為牢厚清淨戒板；行施及果以為莊嚴；淨心佛道為諸材木；一切福德以為具足堅固繫縛；忍辱柔軟憶念為釘；諸菩提分堅強精進，最上妙善法林中出；不可思議無量禪定，福德業成善寂調心，以為師匠；畢竟不壞大悲所攝，以四攝法廣度致遠；以智慧力防諸怨賊；善方便力，種種合集四大梵行以為端嚴。

菩薩要建法船，不是為自己；為自己的話，最好像達摩祖師以一葦過江，就到彼岸去了。這法船，似相當現代的航空母艦，非常大。因為發心為度一切眾生，所以才建造這艘法船。「謂平等心，一切眾生為船因緣」最初發心是為度一切眾生。但到最後，乃是「有緣眾生」。因有些人你請他上船，他還不願意呢！有緣是指和這法相應的眾生，是為船因緣。

下面的次第，不是很順。所以經文的次第，已調整如講義。

淨心佛道為諸材木：從信願而啟修學也。

在古代造船，主要是用木材。「淨心佛道」是指對三寶有信願，而開始修學的。所以對三寶的信願，是最根本的基礎；就像一定要有木材，才能造船。

一切福德以為具足堅固繫縛：福德有持戒、布施、禪定。以此福德，而能使船堅固牢靠。下分述之：

修學佛法剛開始是從福德啟修的。印順法師在解釋「堅固繫縛」時，說是在碼頭上一定要有堅固繫縛，才能將船綁在岸邊。

但我覺得現在是在講云何造船的問題。因此「堅固繫縛」是云何將木材，架成一艘很好的船。有福德的話，才有辦法將木材，架構成堅固牢靠的船。

而福德者，乃有布施、持戒、禪定三要素，故下面再分別討論布施、持戒、禪定的福德。

諸菩提分堅強精進，最上妙善法林中出：以法為前提而修福慧，譬諸木材，皆從最上法林中出。

前說要修福德，但修福德得認定一個原則：要以「法」為前提。為若不以「法」

為前提而修的福德，便都是有漏的。有漏的即不可能堅固牢靠。

就像木材，要從「最上善法林」中出的，才是最堅固牢靠的。

習無量福，以為牢厚清淨戒板：習無量清淨戒，以為牢厚板。從相信因果，而修善斷惡，才能保得人天道。否則便會沉船入三惡道。

木材，除了堅固外，也要夠厚。厚者，才能堅固，不致破洞沉淪。所以修行首先得以持戒而斷惡修善。

修行先不奢望終極目標，而從最基本的著手，即先得不得墮落三惡道。如果墮入惡道，便沒有修行的機會，所以這是我們的下限。不墮三惡道者，就要斷惡。所以從相信因果，而持戒，而斷惡修善。斷惡能不墮惡道，修善才能升天道。

行施及果以為莊嚴：再加布施，使資糧更豐富，使船更為莊嚴——即富麗堂皇。

善的部分，就是「行施及果以為莊嚴」。布施乃包括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等。加上布施，才使我們的福德資糧更豐盛。使船更莊嚴、更富麗堂皇。

忍辱、柔軟、憶念為釘：和合眾緣才能成就。故先以忍辱、柔軟，求得和諧無礙。再以憶念正法，而能有志一同。

在造船的過程中，免不了有些不順，不順時，首先要能安忍，以待更好的因緣時節。其次要柔軟，這是指人和人之間的溝通，以柔軟才能使大眾和諧無礙。

最後是「憶念」，云何憶念？要憶念正法，才能有志一同。否則只是柔軟、安忍，就很容易變成苟且度日，而無上進之心。

這船既是法船，當以憶念法、修行法為導向，才能到彼岸。故以憶念法，才能有志一同。否則，大家意見各不一樣，這船就很難開了。

不可思議無量禪定，福德業成善寂調心，以為師匠：以不可思議無量禪定所成善寂調心，防諸怨賊。以定來降伏內外諸魔。

意思是用「無量禪定」當做師匠。但我覺得，以禪定而言，乃偏於不動無為，故都把禪定，稱為不動業。而師匠得去劈材、造船，是偏有為的。因為類比不太相稱。所以我將之改為「以不可思議無量禪定所成善寂調心，防諸怨賊」。

修定是為了降伏內外諸魔，如謂八風吹不動。故不管是內魔、外魔，都能安忍不動，安心無為。能不動無為，一切魔難就對你無可奈何了。

故降魔，並不是去對付它，要跟它作戰，而是心不受影響。如世尊在菩提樹下，怎麼降魔呢？祂坐在那裡，別人怎麼亂，都不動如山。最後魔沒趣，就自走了之。你跟它對抗時，即已失禪定矣！

善方便力，種種合集四大梵行以為端嚴：修慈悲喜捨，讓眾生更能無畏親近。

四大梵行，就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。菩薩要修四大梵行，讓眾生更願意親近，更願意上船。不然你請人上船，人家還不敢上哩！所以修四大梵行，主要是為攝眾。

以智慧力導航，防諸歧途。

前面已把「無量禪定所成善寂調心」，用為「防諸怨賊」。故此「智慧」，如導航之舵手。

尤其下面講到三十七道品時，都是講導航的作用。導航主要是別誤入歧途，能在正軌上穩定前進。

畢竟不壞大悲所攝，以四攝法廣度致遠：以大悲心而行四攝法，既能廣泛接引眾生，又能致彼上岸。

以四攝法廣度致遠：四攝法大家都知道是布施、愛語、利他、同事。以四攝法而能廣度眾生。故「廣度」就是指廣度眾生。「致遠」則始終一貫，必達彼岸才止。「畢竟不壞大悲所攝」菩薩從始至終，都是以大悲心來攝受眾生的。

所以前面到這邊，大致可歸納為：以信願、福德而建法船，福德再細分為布施、持戒、禪定三種。以慈悲、四攝，來接引眾生入船。

四正念處為金樓觀；四正勤行、四如意足以為疾風；五根善察，離諸曲惡；五力強浮；七覺覺悟，能破魔賊；入八真正道，隨意到岸，離外道濟；止為調御；觀為利益；不著二邊，有因緣法以為安隱。

四念處、四正勤等三十七道品，是指有關修行的部分。是指船造好，要開航

了，乃要有智慧才能導航，所以偏說導航的部分。

四正念處為金樓觀：金樓為居高望遠用，而四念處者乃見性而非觀相也。

古代的船都是靠眼力導航，看前面後面，水怎麼流，哪邊有礁石。以居高才能望遠，因此在船上，會有個最高台，當做瞭望用。「金樓」就是居高，「觀」即望遠也。

四念處大家都知道：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。主要是見無常、無我、苦、空、不淨之性，而非觀相。

如果是觀相，相本來就很局限，哪能看得遠。而性是普遍、永恆的道理，才能看得遠。故要以性為指標，才能確認航向。

五根善察，離諸曲惡；五力強浮：上以四正勤行、四如意足為疾風；下以五根、五力為順水。即所謂順水推舟，事半功倍也。

船要走得快有兩個條件，一是順風，一是順水。以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而為順風。順風掌舵，當然可以走得更快。

四正勤即善的要努力去修，惡的要立刻去斷等。四如意足，再加上修定的工夫，當然就更快了。

「五根善察，離諸曲惡，五力強浮」：前面把四正勤、四如意足比喻為順風；此把五根、五力比喻為順水。

水的問題其實比較複雜，因為不是單純地一條河而已，河裡有急流、迴流、漩渦，甚至礁石。所以要怎麼控制水道，乃比順風更重要。

「曲」是迴流。船駛入迴流時很慘！在那邊一直打轉，根本沒辦法前進，花了很大力氣，它還是在那裡打轉，所以最好遠遠就避開迴流。「惡」更慘的是碰到漩渦，這船就容易被打翻了。如果觸礁，那也很慘，可能船艙就破洞漏水。所以最好遠遠就避開這些險惡處，而稱為「離諸曲惡」。有善根者，當早先避開那些修行的陷阱。

「五力強浮」：水愈深者，浮力當然就愈大。所以行船，得找既水深又順流的水道，才能順水行舟，輕捷快利。

七覺覺悟，能破魔賊：以七菩提分，能破內外之魔。

七菩提分大致都和禪定有關，所以能破內外之魔。如前說，是以禪定，而能防諸怨賊，怨賊也就是魔害的意思。內魔如無記、昏沉，或散亂、妄動；外魔如病患、非人干擾。

如能好好修禪定，就可避免無記、昏沉，或散亂、妄動等。外魔如病患，修定時脈如調得好，就比較不會生病。甚至本來有的病，也可慢慢轉好。

至於非人干擾呢？過去世欠眾生的，所以要修行時，他們就來搗亂，不讓你修行。事實上，冤家債主力量不會太大的，所以只要安忍些，就捱過去了。那天魔呢？天魔還看不上你這小子啦！

很多障礙，只要能堅忍一段時間，大概都可慢慢捱過去。除非自己信心不足，或者知見不明，所以先亂了。能夠安忍不動，即能降魔也。

所以很多人問我有關禪坐的問題，我都說「繼續坐」。當然先稍微解釋一下再繼續坐，心才更無罣礙。若不清楚而要繼續坐，卻是有疑慮的。但講了，結論還是繼續坐。坐到「山窮水盡疑無路」，豁見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

入八真正道，隨意到岸，離外道濟：八正道者，從始到終的八個程序。以此而能精準到岸；而不會誤入外道的碼頭。

印順法師在解釋八正道時，說是八個不同的航道。我覺得如果是八個不同的航道，則第一個和第八個是不相干的！可是八正道其實是有次第的，從正見而能有正思惟，正精進後才有正念和正定，所以當是八個次第。如是各別的道，你就直接走最後的「正定」，不就很快成道了嗎？但沒有正見，怎可能有正定呢？

「入八真正道，隨意到岸」：以八正道後，才能次第到岸。故隨意不是你想到哪就到哪，而是要遵照因果的法則，才能精準到岸。「離外道濟」，濟就是碼頭的意思。如果航向非常正確，當就不會靠到外道的碼頭去。

止為調御；觀為利益：譬如開車，乃要有一、引擎而為動力之來源，二、方向盤及剎車系統。

大致而言，所有的修行法門，可歸納為：止為調御，觀為利益。譬如開車，乃要有：一、引擎而為動力來源。二、方向盤及剎車系統。

所以「調御」是指方向盤及剎車系統。「利益」是指向目標挺進。而向目標挺進主要是靠動力，沒有動力就一切免談。

比如必修無我觀，才能證得解脫。所以「觀」，才得法益。而觀其實是以正見為導，才可觀也。以修觀做動力，再配合精準的控制系統，才可將此車平順地駛向目的地。

「不著二邊」：止是一邊，觀是一邊，不著二邊，才入中道。福是一邊，慧是一邊，反正都不著二邊，才能契入中道。「有因緣法以為安隱」，要到彼岸乃要和合眾緣，才能安穩、順遂地到達彼岸。

所以總結，有三大主題：第一是信願、福德，第二是慈悲，第三是智慧。和印順法師所說「學佛三要」，乃信願、慈悲還有智慧相當。所有三十七道品，都是智慧法門。布施、持戒、禪定，是從信願而修的福德。再以慈悲為前提，而修四攝法，方便接引眾生。這三個加起來，才是成就法船的總因緣。

大乘廣博無盡辯才，廣布名聞，能濟十方一切眾生，而自唱言：來上法船，從安隱道，至於涅槃，度身見岸，至佛道岸，離一切見。如是普明！菩薩摩訶薩應當修習如是法船，以是法船，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在生死中度脫漂沒長流眾生。』

建造法船時，不只船要大，且要有足夠的媚力，才能讓大眾有信心、有意願上這條船。所以既要有廣博無盡的辯才，也要慈悲、仁厚，善解人意。以致廣布名聞，在大眾中得到非常的信任。

讓大家願意追隨導師，而一起上法船。「從安隱道，至於涅槃，度身見岸，至佛道岸」安穩道，即是八正道。從正見啟修的法門，才能真安穩、到彼岸。

離一切見：初離我見、常見、邪見、邊見等；後離思議、分別、取捨，而證得能所雙泯也。

眾生從無明而有很多見，如我見、常見、斷見、邊見。要離這些見，才能正確修行。修到最後即能離一切思議、分別、取捨，而證得能所雙泯。能所雙泯當就無一切見，不只惡見沒有，善見也無。

這船當是「航空母艦」級的大船，而非「一葦過江」的小舟。於是建造了

一生，恐還不能開航；這與前之「必大精進，恐中壞故」似有舐觸。也與不住相學，似相違遠！

如是普明！菩薩摩訶薩應當修習如是法船，以是法船，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在生死中度脫漂沒長流眾生：各位還記得，我第一本出版的佛書取什麼名呢？《一葦過江》，而不是「航空母艦」。若「航空母艦」，光建造這條船，就不知道要建到什麼時候！

但現代的山頭，卻都傾向「航空母艦」的修行方式。招引很多信徒之後，廟就得蓋更大，廟蓋大之後，再去招引更多的信徒來。永遠都在招攬信徒，而少開示明確的修行法門。所以只是造船，而不曾開航。一為永遠都在忙著造艦。二為如果開航，就會被人罵是自了漢。

所以只是建船而不開航，這就變成大乘非常奇怪的行為模式——自未得度，就要先招攬很多眾生。招來的眾生也都不修行，因又忙著去招攬其它眾生。所以到最後，竟誰得度了呢？沒有一個得度！這麼簡單的算數也不會算嗎？

所以我一直強調，要度的是相應的眾生，而非廣度眾生。尤其在這末法時代，有善根的人不會太多。所以要把有緣的、有善根的先照顧好，以作為佛教的中流砥柱。否則貪多嚼不爛，到最後都只在原地打轉。

這種造航空母艦的思考方式，和前面的「不住相學」，卻是相違背的。也和第二項「坏船」的比喻相違背。坏船，很快就會解體。故不只要趕快開航，且得快奔到彼岸。而不能在這邊吆五喝六地請這個、那個上船，結果船還沒開，就已經解體了。

這是否真有矛盾？到下面，會再作說明。

丁四 速疾道學

又告普明：『復有法行，能令菩薩疾得成佛。謂諸所行真實不虛，厚習善法。深心清淨，不捨精進。樂欲近明，修習一切諸善根故。常正憶念，樂善法故。多聞無厭，具足慧故。破壞憍慢，增益智故。除滅戲論，具福德故。樂住獨處，身心離故。不處憤鬧，離惡人故。深求於法，依第一義故。求於智慧，通達實相故。求於真諦，得不壞法

故。求於空法，所行正故。求於遠離，得寂滅故。如是普明！是為菩薩疾成佛道。』

第四點和前面所講的又不一樣。前面是講要如何建造法船，以廣度眾生。而這裡又說：令菩薩早點成佛。下面就講到與此相應的法門。

諸所行真實不虛，厚習善法：與法相應，才能所行皆真實不虛。

希望自己所修行的，都能真實不虛。然大前提是要能與法相應，而與法相應最重要的是能見「性」。因為相是虛無飄渺的，所以見性，才能所行皆真實不虛。

因而禪宗，都認為見性、開悟，才真開始修行；未見性開悟前，乃還是在盲修瞎練的狀態。在原始佛教也一樣，要證初果，才能保證不退轉。

深心清淨，不捨精進：與無我相應，三輪體空，才真清淨。心雖清淨，而不捨精進，才應中道不二也。

云何能「清淨」呢？與法相應才能清淨，更重要的是與「無我」相應，才能真清淨。很多人雖布施、持戒，卻是從「有我」的前提而去行持的，雖努力卻非清淨。

但證得清淨後，還要不捨精進。非證得無我，就一切沒事，而落於消極無為。其實無我，還是可繼續努力，以達於更大的圓滿。所以心雖清淨，而不捨精進，才能與中道不二相應。

樂欲近明，修習一切諸善根故：修行當是為能從無明，慢慢趨向明。所以要修學一切和智慧相應的法門。

常正憶念，樂善法故：初以憶念無常、無我為正。後以不憶不念而自相應為正。

也是要經常「憶念正法」，正法是與無常、無我相應的法。初以憶念為正，後以不憶不念而自相應為正。剛開始都是要作意起修的，以作意才能把我們的慣性拉回來。待已安住在軌道上，即無憶念與否的問題。

破壞憍慢，增益智故：初以謙虛向學而增益知見，後以降伏我慢而證得解脫。

剛開始學，都是從「聞、思、修」入門。「聞、思」要從善知識的教授裡，去聽聞佛法，且要經常地思惟、憶念；甚至得不恥下問。以謙卑、柔和地向學，而建立自己的知見。

修者，最重要的就是得降伏我慢。能降伏慢心，才能證得阿羅漢果，而成就真正的智慧，所以稱為「破壞憍慢，增益智故」。

除滅戲論，具福德故：能滅戲論，才相應智慧。以智慧待人處事，即具福德。

除滅戲論，是智慧法門，為有智慧者，才能離卻一切戲論。既具足智慧，當然就能與福德相應：依智慧去待人處世，雖無心求福，福德自然慢慢具足。因為沒有界限，沒有罣礙，做任何事，都能精準有效，當然自能慢慢具足福德。

樂住獨處，身心離故：身心既離，即非獨非不獨。

「身心離故」，既身和心都不執著，其實也就沒有獨處與不獨處的差別。所以雖在眾人之中，猶是獨處，不是得離開眾人才稱為獨處。即《金剛經》所謂：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

不處憤鬧，離惡人故：離開種種憤鬧的場所，也離開很多惡人。

或問：「若不處憤鬧，云何度眾生？」答云：「為何喧囂憤鬧？只因心中有結。」

故憤鬧，不是外在環境的憤鬧，而是心中的憤鬧；心有千千結而放不下者，才有很多憤鬧。若心無結，一切境緣的變化，皆與我無關。以此惡人亦自遠離，何以故？同類相聚，道不同不相為謀也。如古詩云：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；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所以問題不是環境憤鬧，而是心中有太多放不下的情結。

惡人為何會來找你呢？因為和他相應，才會來找你。以前認識一位信眾，常跟我講：我到什麼地方去，都會有人請我去喝酒。我說：是誰告訴他們，你已到這裡來的？所以是自己不甘寂寞，還怪別人！

故為自己有很多不好的習慣，所以壞人、惡人，才會親近你。如果你變純淨了，他們就自然遠離。或者這些壞人，也慢慢轉善，而不會再困擾你了。所以不處憤鬧，還是可以度眾生的。

深求於法，依第一義故：如果真要求法，得從世俗諦裡去入第一義諦。即從一切相中見性，才與第一義諦相應。

求於智慧，通達實相故：諸法因隨緣示現，本如夢如幻；故以不著相，才是實相。

其次，一切相要從種種的因緣和合，才能存在、變化；所以能深入這些相法的因緣，即稱為通達實相。所以真正的菩薩，不只能遠離對相的執著，且能深入相法的變化因緣，這樣才能在必要時，做出非常明確精準的抉擇。

求於真諦，得不壞法故：不壞法者，乃指法性也。

求於遠離，得寂滅故：心不作意為遠離。證無功用行，為寂滅。

如是普明！是為菩薩疾成佛道：以上雖講得很多，其實都是漸修法門，云何能令菩薩疾得成佛呢？

還有菩薩是希望疾得成佛，再廣度眾生？還是先廣度眾生，再成佛呢？

以上四項，看起來是前後矛盾的。一方面說要精進，恐中壞故，二方面要造大法船，以廣度眾生，三方面又說要疾成佛道。

以上四項，我的看法是：1. 以大精進乃可得渡。所以者何？恐中壞故。2. 云何精進？乃見性而不著相，隨是行者，有大利益。3. 依此能令菩薩疾得證道。4. 建造法船，度脫眾生。

我把這四項整理為：初發心時，一定要精進，以大精進乃可得渡。所以者何？恐中壞故。這是對剛開始學佛的人而言。

其次，云何精進？乃見性而不著相，隨是行者，有大利益。真正的修行，不是外求，外求就跟外道、人天法沒什麼差別。而是內銷，從見性不著相去內銷。掌握這個大原則去修行，才能事半功倍。

依此能令菩薩疾得證道：我講的是「疾得證道」，而非「疾得成佛」。因為修行乃為與法相應。當修到身心皆能與法相應時，就稱為「證道」。至於證道後，是否稱為成佛，便不重要。

菩薩疾得證道後，才能建造法船，度脫眾生。否則，自己都不清楚不明瞭，

怎能度眾生呢？

乙二 時眾奉行

說是經時，普明菩薩、大迦葉等，諸天、阿修羅及世間人，皆大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其實最後這句話，倒比較像流通分，可是非常短。既沒說到諸天聲明要護持，也沒有明確為此經立名。只有在普明菩薩問時，提到《寶積經》這名字也。

總之，我覺得《寶積經》只是類編。故「積」就是把很多說法編在一起的意思。但在編的過程中不夠嚴謹，所以既上下脫序，又前後矛盾者非常多。

所以我在講經的過程中，花了不少力氣，把它再重新整合。希望大家在思惟理解上，能夠更順遂。這部經就且講到這為止。阿彌陀佛！